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砺剑，只为维护和平稳定发展

■何雷

要点提示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政客、媒体对中国正常合理的军力发展，极力渲染“国际秩序面临中国威胁”，“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批驳这些陈词滥调、无稽之谈，戳穿个别国家“贼喊捉贼”的欺人谎言，回归本源、以正视听，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外部环境。

促进和平稳定发展的中国主张

习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不协调的趋势增强。一方面，亚太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另一方面，亚太安全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零和”博弈抬头，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复杂难解，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这一趋势使亚太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大安全方面的投入，发展军事力量，防止可能的突发事件和武装冲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变数。

亚太经济之所以能够较长期保持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而经济与安全不协调发展，将导致更多资源投入安全领域，从而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在战略互信缺失的情况下，“安全困境”可能愈演愈烈，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为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昌盛，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若干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第一，创新安全理念，跟上时代发展步伐。面对蓬勃发展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零和”博弈、武力称霸的陈旧安全理念已不合时宜。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结伴不结盟，努力走共

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

第二，促进共同发展，夯实亚太和平稳定的经济基础。亚太地区的很多安全问题，根源出在发展，出路也在于发展。实现共同发展是维护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是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总开关”。中国大力推进共同发展，就是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发展之路，也是和平之路；不仅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也为各国解决安全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案。

第三，完善安全架构，筑牢亚太和平稳定的根基。现在亚太地区既有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主导的多个安全合作机制、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平台，也有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同盟。这种多样性决定了地区内短期难以形成统一的安全框架。在此背景下，各国应继续加强对话合作，继续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重点，从易到难，在不断积累共识互信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地区安全架构建设。

第四，妥善处理矛盾，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的良好环境。地区各国应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传统，通过直接谈判与协商妥善处理和平解决争议问题，不能让历史遗留问题损害地区发展与合作，破坏国家间互信。

根植时代独具特色的发展原则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肩负着重要责任和义务。为此，中国必须建设巩固国防，拥有强大军队，以确保能够真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世情

国情军情决定了中国军力发展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强柱石。

政治性原则，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中国武装力量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也是我军最大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既是新时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也是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作贡献的要求。

防御性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立足于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中国军队坚持自卫立场，决不主动挑起事端，但也决不容忍挑衅、侵略，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中国坚持走精兵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裁减军队170万人的基础上，近3年来又裁减军队现役员额30万。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陆地边境线长2.2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8万多公里，陆上与14个国家接壤，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是世界上邻国最多、边界和海洋权益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领土争端。

目前，中国已通过和平谈判，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对于海洋权益争议，中国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通过直接相关主权国家间的对话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在有关问题解决前，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寻求合作，共同争取和维护和平稳定。

协调性原则，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坚持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协调、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发展道路。在国家建设总体布局和资源配置时，统筹考虑满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双重需要，使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军民共建共用基础设施，推动军地资源互通互补互用，努

力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和平性原则，有效履行国际义务，不断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军队致力于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其一，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体现大国责任担当。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首次派出安全部队，2015年首次派出成建制步兵营。截至目前，共约2500名官兵在7个任务区遂行维和任务。维和人员数量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居首位，维和经费出资居世界第二位。其二，在海外护航行动中深化国际安全合作。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是中国军队承担国际义务与维护国家利益相结合的成功实践。迄今已派出29批护航编队共90多艘次，安全护送约7000艘中外船舶。其三，在国际灾难救援行动中彰显人道主义精神。2015年，也门爆发冲突期间，中国军舰首次直接靠泊交战区域港口，安全撤离600余名中国公民和279名外国公民。在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马航失联航班搜寻、马尔代夫首都“水荒”救援、尼泊尔地震救援等行动中，中国军队迅即驰援、连续奋战，展现了精湛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国际秩序规则的守护者、维护者和完善者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和地区秩序受到严峻冲击。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愈发陈旧落伍。坚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有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后会试图改变国际和地区秩序。存有这种看法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另一种是有意抹黑中国而无事生非，这是别有用心。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和完善者。

面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和出现的新问题，应当对现行国际秩序中某些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革完善，这不是要颠覆现有秩序，而是希望它变得更加公正合理，更加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围绕21世纪世界秩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努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国际方案。

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在这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重回对话磋商合作的轨道，正在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期达成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制度性安排。这对于把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具有重要意义。南海地区的秩序构建应当是建立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而不是其他个别国家强加的所谓规则或秩序。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既不走国强兵弱的老路，也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武装力量是国际安全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辩证证明，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读史论理

注重全局是战略研究之根

■张辉

战略的指导对象是战争全局，丢掉这一核心理论，将使战略失去灵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战争与战略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是武装斗争领域的双生子。战略关注的是战争全局，世界各国军事战略无不表现为战争战略。二战以来美国军事战略的屡次调整，无不围绕战争展开。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时期，美国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样式的战争；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时期，目标是打赢“两个半战争”；里根政府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赢多种战争，侧重打中低强度战争，并立足打持久战。俄罗斯的军事战略调整也经历了与美相似的过程，始终将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大国的军事战略如此，中小国家亦然。

当今世界，尽管局部战争有其明显的有限性，但仍然是“流血的政治”。世界有其进行发展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向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坚持和贯彻“战争全局论”，应继承传统战略理论的精华，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使之更具时代特色；应建立正确的战略概念，既不能极大也不能极小，更不能把战略概念的定义、研究对象与战略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混为一谈；应科学看待和平与战争的对立统一关系，把准备战争、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作为一个系统来把握，不能因为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而将两者割裂开来。尤其关键的是，不能离开战争全局研究战略，否则既可能对战略指导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在未来局部战争中陷入被动。

军校办学战略应突出打胜仗

■李捷 李孝军

观点争鸣

战略思维关乎军校的办学定位，关乎军校在军队变革中是否能够与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相拍，关乎军校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实践中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军队院校管理者如何运用战略思维观察当今时代，抓住改革强军的重大历史机遇，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打仗人才支持和作战理论支撑，是当前军队院校建设的重大课题。

确立军校办学的战略定位。谈军校办学战略思维，首先要回答军队院校中心工作是什么，创一流军校的标准是什么，最根本的是要回答军校办学到底要干什么。

军校办学战略定位的核心是遵循差异化 and 特色化。差异化和特色化的战略定位不但决定能否与其他院校的功能、使命区别开来，而且决定着院校能否服务本军兵种作战需要。军校办学必须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总体部署进行新的战略定位，主动适应新时代强军需要。面对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历史挑战，军校办学战略定位必须回归军队院校根本职能，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把培养适应信息战争需要的打仗人才作为与其他高等院校的差异，把培

养本军兵种部队打仗需要的人才作为本院校的特色。通过促进本军兵种部队的快速发展实现自身价值，始终以能打胜仗为标准。

达成战略的认可和共识。战略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逻辑。军校办学的战略定位和选择有理有据才可能得到系统内部的认可和认同。军校办学战略能不能获得组织内部成员的认可并达成共识，这不仅要求军队办学战略定位科学、战略选择正确，还要管理者摆出理据，使组织成员认可和接受，以形成奔向目标的持续动力。

从一般军事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没有人否认军校办学培养打仗人才的根本职能，也并不认同把军校教育与国民高等教育相提并论。军校高等教育不能简单与国内一流地方高校比高低，确定战略定位时，要强调军校的打仗属性，以推动建设一流军队为主线，最终在军校组织内部达成共识，形成战略执行力。

把握战略框架内的发展机遇。军校办学战略框架内的机遇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军校办学提供良好机会和环境，并对军校办学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历史阶段及其大的背景条件。与一般的机遇相比，军校办学战略机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要长，涉及的范围广，对战略目标的影响带有根本性和整体性。

从当前的形势看，军队迫切需要打仗人才和作战理论支持，这是军校办学面临的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机遇。除此之外，院校管理者还必须放弃本位主义、功利主义的短见和思维，摒弃与地方高校学科专业比长短的冲动和盲动，排除眼前利益的诱惑和干扰，这样才能始终把握好军队院校办学战略机遇。

坚定强军打仗的战略定力。军校作为军队人才成长的摇篮，是部队能打胜仗的重要保障。军校办学要把握好战略机遇，必须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战略主轴，主动适应国家和军队大局，增强院校教育服务部队、服务打仗的意识，突出任职教育的特殊地位作用；用能打胜仗的标准进一步理顺院校学科专业，优化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唱响服务部队，聚焦打仗教育训练主旋律，用打仗引领教学和科研工作。坚决不放弃与院校根本职能背离，与部队打仗无关的方面，使院校教育更好地服务部队实战训练。

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战略决策者，不可能对外部环境未来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有一个确定的预测。军校办学战略总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但当国际安全格局发生变化，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变化，军队办学战略决策也应顺势调整完善，进而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and 方向。

“理技融合”关键在增强技术理解力

■梁松

热点冷说

军事科研坚持“理技融合”，不仅是理论研究力量与技术研究力量的融合，更是理论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方法、定性思维方式与定量思维方式的融合。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的时代，军事科研走“理技融合”之路，关键要努力增强广大科研人员的技术理解力，不断为军事科研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技术理解力的核心是对技术蕴藏价值的认知，即对技术在哪些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理解程度。回顾世界军事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现象：一项新技术或新装备经常在发明国首先大放异彩，而往往不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看似不可思议，实则事出有因。除了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同、战略理念不同等宏观因素外，技术理解力不得不是一个关键因素。火药发源于中国，清朝初年火器制造家戴梓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连珠火铳”，装填一次可连射28发铅丸，这种类似机关枪的火器在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类似的新发明不过是“奇技淫巧”，严重阻碍了火器技术的改进和在军队中的

应用。相反，西方则借助火药打造坚船利炮，凭借武器“代差”优势，打败了落后的清朝。这些生动往往又失惨痛的教训除了反复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之外，也在时刻提醒我们必须转变“重道轻器”的落后观念，切实增强科技敏感度和技术理解力。

美国著名思想家布莱恩·阿瑟深刻指出，技术的本质是“被捕捉到并被使用的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技术是那些被捕捉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认识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通过对这些现象及其原理的巧妙组合利用，催生出一大批高新技术和技术群。技术创新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井喷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生命科学等，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大放异彩的同时，其蕴藏的巨大军事应用潜力也亟待挖掘。

军事理论研究人员要深刻认识现代战争中技术因素作用日益提升的发展趋势，努力将理论创新的增长点转到基于科技进步和运用科学方法上来；增强对新技术、新发明的敏锐性，密切掌握科技发展前沿和技术动态，争做技术“发烧友”和“明白人”；结合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国家安全需求和强军兴军实践，深入追踪挖

掘新技术、新装备的军事价值，深入思考其运用与对抗方式，以牵引作战概念和战法创新。

军事技术研究人员，首先要克服单纯技术观念，树立开放科研观，加强与军事理论研究人员、装备操作使用人员、其他相关技术领域研究人员的交流合作，相向而行、彼此启发，深化对技术军事需求和应用价值的理解。其次应科学看待和平与战争的研究，加深对现代战争形态和制胜机理的认识，激发创新运用技术的灵感，努力作为作战概念与战法战法创新贡献力量。再次要加强国际先进军事技术的跟踪研究，既把握研究动态，明确努力方向，也对相关技术进行鉴别，防止技术欺骗和误导。

军事科研管理人员，一方面要树立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管理理念，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培育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军事需求的论证挖掘，完善技术研究从需求到应用完整链条的设计，切实改变研究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

面对汹涌而来的科技革命浪潮，未来作战方式的改变何时发生、在哪里率先发生……，既取决于技术本身进步的先后，更取决于其用于军事目的的速度和程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力。理技融合，任重道远。